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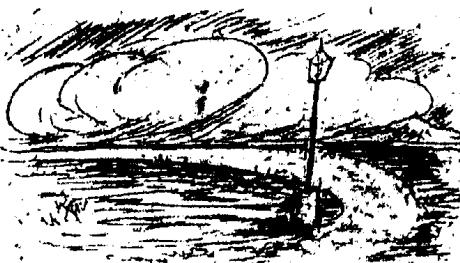
創刊號 目錄	
創刊辭	編者
西洋道統上之民主主義	張東蓀
民主政治的根本問題	夏丹
藝術的本質	都昂譯
凱旋頌	高爾基
獄中記	周樹人
幸福	辛贊
推背前書	舒天
原子炸彈之「原子弹」的發展史	鄧光新

中華民國四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出版



619713

辭刊劇



我們度過了八年黑暗的長夜，現在終竟看見了亮的曙光了。這是從時間上說。若從空間上說，則是我們走過了許多崎嶇艱難的小道，現在步入廣闊的大路了。

然而這個廣闊的大路，現在還不是平坦的，大道，這需要我們來開拓，來鋪墊，而後才能成功的。現在我們創辦這個刊物，定名「康莊大路」，其意義也就在此裏了。

今日——國際法西斯帝已行總崩潰，民主勢力已如旭日之東升的今日，我們所要開拓和

西洋道統上之民主主義

張東野

本篇乃你描绘社会之思想一瞥，
八章该事已至重庆商移印季馆出
版，因向为无法寄到。特此抽回一章揭
载于此。
等者附录

民主主義原文 Democracy 此字發源於希臘，在希臘文似譯為平民政
治。于此所謂平民尤指一班公民而言。但我却覺得民主主義四字來得好
些，就因為不限于只在政治方面是一個政治限制而已。這乃是近代的產
物，近代把民主政治化為民主主義使其除政治外包括各方面例如生活與
思想態度亦在其內。于是民主主義便是一個文化，而不僅是一個制度而
已。既是一個文化，則又可說是一個精神。只要精神是合乎民主，縱使
其外表的形式有種種不同，亦決不要緊。反之，我們縱有民主政治之制
度，而無其精神，亦是徒然。例如英國有皇帝但仍不失為民主國家。例
如辛亥以後，中國有^等於憲法之約法，有國會，有總統，但實際上仍不
是民主政治，於是民主主義便變為一個作人之道了。我們總括來說：民
主主義同時是個政治制度，同時是個社會組織，同時是個教育精神，同
時是個生活態度，同時是個思想方法，同時是個前途的理想，同時是個
切身的習慣。這樣則民主主義就等於一個整個的文化之全體，本書討論
民主即取此義。如果民主主義當作今天的英美政制而言，其開始在十八
世紀之末決不足為西方文化的正統，但如果把民主主義縮小了些而擴入
民有集會議事而言，則條頓民族在其初起的時候，即有部落與鄉村之集
會，凡大事由會議定之。平心而論，開會討論雖是文明發展以後的事，
然在初民社會亦並不是沒有，往往有所年長者之集會。即以家庭而言父

觀遇有重大事情亦多有邀集子孫共同商議之情形。所以集議一事自古即有之。即在中國古代亦就多有諸及衆庶之事，可以左傳所載爲證。不過中國不及條頓民族有集會討論之習慣而已。倘使以會議爲民主之雛形，則可說原始民族並未嘗在反民主的情形中生活。至于反民主却是後起的，換言之即專制與暴政反而是後起的，不是初民社會所本有。這一點和經濟方面的私產制度是一樣的。社會學者對於原始共產制雖有人否認，然有承認者究屬不少。不過按照物品來分別言之，情形亦甚複雜，而我則以爲土地牛羊房屋等比較上以共有爲多，至于刀桿與衣則屬於私有。可見原始共產之說，雖嚴格言之，不無偏狹之謬，然大體上尚似可成立，不過如以正反合之方式而爲之附會，則必可說原始共產是正，資本制度是反，將來社會必成爲共產，即由於正反以後必須有合，此乃必然之歷程也。此說我在上章已加以批評，以爲將來社會應如何，我們應當依照科學以從事于改造，不必恪守此種非科學性的正反合方式。在此我所以重提此點只在想與政治方面作一個對比。如果強要應用正反合之方式于政治上，則未嘗不可說是由共和到專制，又由專制到民主。總之專制與暴政是反而不是正，這或無可疑，但細分析起來必見另有緣故，原始民族沒有國家，沒有政府，在其部落（clan）的羣居生活上，他們反是很平和的。並不是無秩序，而只可說無組織，他們的秩序是由于天然，本于人情。克魯波特金之互助論（P. A. Kropotkin, Mutual Aid, Chapt. II）第二章中言之最詳，此書有譯本，茲不繁引，據其書距今已有四十年以上，然而現代社會學家尙多承認之。於是我們可以說組織是由于需要之逼迫而始起，所謂需要大部份是對外戰爭。此一輩對于另一輩有爭鬥行爲時，自然會逼得此輩中人們加緊團結。不僅如此，同時爲了加緊團結之故，必致首領之權會自然加強加大。因此我們勉強可說國家之造成與有所謂政府，都是由于有戰爭而起的。我們雖不可倣照信古的舊學先生以爲上古人性本善，但在古代沒有比較大一些規模的戰爭足以使人們提起仇視之心與敵愾之氣則必是事實。因此有些傳說謠歌上古，這原是事出有因，不可完全否認。後來戰事愈演則規模愈大，于是國家不但由此產生，且須加強其性質。迨到後來反而倒果爲因了。即本份國家由或爭而起乃變爲有國家斯有戰爭，馬克斯說一切政治爭鬥都是經濟爭鬥，這句話真是千古名言。這句話就是答復一個問題曰：爲什麼和平生活的部落會有戰爭？這當然是由於天然供給之不足。而惑者不足又當然由於人口之增加，這些說法好像與歌波羅微以及歐本漢茂（F. Oppenheimer）大致相同（歌氏書爲 Dor Passenksmpf 歐氏書爲 Der Staat）。但我的主張只有一部分與他們相同。我不相信他們所說的種族爭鬥是普遍的現象。並且爭鬥亦不限于行在不同的種族之間，部落（即人羣）互相爭鬥亦不限定爲種族有不同。不過他們所說的國家之起源雖不是很對的，然而若採用他們的說法以解釋專制政治之起源則是千真萬妥的了，他們總是把國家認爲壓制的機關，使行強力以人民服從。殊不知人類之有社會，即有領導與服從之分別，乃是由于需要並不緣起于無理可講的赤裸事實。所以我認爲人類有秩序，有社會有組織，是一件事，而秩序之變爲不公正，社會之變爲偏枯，組織之變爲畸形又是一件事。學者往往併爲一談于是分兩派。一派我名之爲樂觀派，就是以爲有組織勝于無團結，無治勝于無秩序。另一派我名之曰悲觀派，此派在表面只講事實而不評定其好壞，在現代社會學家中有意大利的莫斯卡（C. Mossa.）著有 The ruling Class）與德意志的米企爾斯（R. Michels.）著有（Political Parties），他們以爲人類羣居總是以少數人統治多數人，而實際只是少數人有利，這種「政治定律」在表面是講以往的歷史事實，而在他方面却最易被人利用以爲專制之理論根據（專制事實乃絕對不可避免的）。殊不知謂政治不能純粹講事實。事實只是「已然」却不能決定「未來」，我們只能說以往直到現在人的年歲至多不過一百數十歲，却不能斷定將來永遠不會活到二百歲以上。所以我對於這個專講事實的社會學家觀感是並不十分重視。至于樂

凱旋頌

「啊，還我河山！啊，還我河山！」
地下，空中，角落，一齊吶喊。

鐵與血的意志交流，

茹苦含辛，奮鬥了八年。

我們流了熱血無其量，
我們拋了頭顱千百萬；
饑餓，瘟疫，死亡，瀰漫全中國，——
但我們絕不怯懦，一直抗戰！

勝利是屬於被壓迫者的，
我們到底獲得了今天：

看啊！敵人的白旗掲揚，

我們打碎了侵略者的鎖鍊。

我們血染的大纛迎風飄飄。

自由之神的華冠燦爛。
聽啊！凱旋的號角吹起，

傳遍了城市，山谷，田園。

觀派之弊病乃尤甚于悲觀派。他們對於政治完全抱一種錯誤的見解。人類羣體上之有政府機構當然是出于需要。既有需要則政府一旦創出以後便不會變為無政府。無識之徒往往一聽無政府之說就駁得不得了，以為等於洪水猛獸。其實如果真有所謂無政府狀態，我敢說人們在無政府狀態下生活無論如何不會比在惡政府下生活更壞，自人類有了政治以後，只有政府之良惡問題，已早沒有了政府之有無問題。所以這一派人只看見人類對於組織有所需要一方面，誠然組織是有需要的，因為非此不足以見文明，亦必由此而使文化有進步。但却不可忘了另一方面，即另有一個組織而生出之弊病。我們決不可以爲這些弊病亦是需要的，與不可缺少的。根據此義既不贊成悲觀派，亦不贊成樂觀派。並且照我這樣說法，亦足見所謂正反合之定律不過只表示一個大概而已。換言之即由一種粗枝大葉的觀察以成而尚未細加分析與研究。縱使細密研究之結果亦不能越過這個正反合之方式，然而細密分析是科學，只言其大概却不是科學，此則不可不分別也。于是對於政治之起源乃另創立一說。

我此說可名爲「唯器史觀」。此乃是(techn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之意譯，其意是注重在器具之發明。在初期尤注重于武器，因以爲人類生活如有改變必有新器具。資本制度之所以成立就是由於有機器生產，以代手工生產。所以機器之發明影響及于人生實在大得很。馬克斯見到了這一點斯賓格拉(O. Spengler)亦看到這一點。須知器械之發始，係由實際需要而逼迫出來，這種需要就是抵抗天然的風雨與外來的野獸。而器械又可分兩大類：一是用於產生如耕地之犁，牲畜之杖等等。另一是用於防禦如刀如甲等，但凡可防禦的器械又都可以用于攻擊。於是這兩類便可說產業器械與武備器械，我之所以說此，却在於想藉此以明社會之有統治階級。政治上有治者與被治者之分，大概是由于治者往往是移來的一部落，而被治者就是土著的部落。至于所以能常久維持這個上下的關係，却又靠治者必同時就是一種新器具之發明者兼使用者，因為這種發明總是與使用合一，不像後世的複雜機器一樣，同時始將其使用傳授于他人，則他人自會一方面感其恩惠，他方面崇拜其道德，爲了報德起見，又往往加以尊位或尊號，例如稱帝稱王。其實那時的

頌旋凱

壯士喝了最後的一杯酒，
戀人的心上掉下一塊鉛。
誰不在歡欣？誰不在鼓舞？
凱歌之聲，響澈了塵寰。

秋光融解了我們的血潮，
生命之光在星華之上閃閃；
雲雀翱翔，歌唱着昇平，

自由的大海拍着浪花緩緩。

一切都在慶祝這光榮的新生，
戰士的英魂，微笑着安眠。
我們播種和平的種子，
讓後代頂戴幸福的花環。

偉大的八月啊！自由的八月啊！
我們將永遠把你紀念，紀念！

在暴風雨的耕犁之下，

你把世界和平的基石永奠。

辛鑒於一九四五，八月二十六夜草。

帝王決不如後來的帝王之尊嚴高貴，亦不像那樣與人民隔絕，我立此說可用中國上古的傳說證之。韓非子上有「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多。人民不勝鳥獸龍蛇，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瓜蚌蛤魚而傷害腸胃，有老人作鐵燧取火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曰燧人氏」。(五經編)，只見這些帝王足是發明家，一方面因有發明而民感其德，他方面因其才能出來，足以率領衆人，另方面又因新器械在他手裏，則他的地位便因實力而自然會高貴起來。中國古代尚有其例：如易經上有「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結繩而爲網罟，以田以漁」(繫辭)，又商君皇帝書上有「內行刀鋸外用甲兵」(五經編)，又史記上有「于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狼虎」，(五帝本紀第二)，于此顯然可見者，即皇帝發明用猛獸以爲戰具。古代用猛獸以效戰似爲事實，爾雅與周禮均提及之，可見皇帝之所以得位與保位在其威而同時又在其德。史記云：「勞動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料。」有土德之故，號皇帝，蓋教民種植開闢山陽使人都得從事于生產，因而得生活可以安居。我們于此可作一個小結論，就是治者階級之起來是在一方面由于從他可替一班人謀福利，在他方面則又由于人民對于他實在怕其威力。從謀福利一方面來講，可以說是出于需要，因為有治者是確比無人領導來得好。但從其威力可怕一點來講，則政府之成立(即統制關係之發生)並不是建立于人類性善一方面，所以嚴格講來無政府主義之理想雖實際上未必真能實行，然而在思想本身却是很高的，又是很合理的，因為這一派學者是把社會與國家分爲兩個不同的概念。以為人類可以有共同生活，而不必有組織，即有組織亦不必有政府。于是政府與社會分爲二事：社會是出于人之本性盡情而合理，政治是本于強制，沒有武力不行，性惡論者以爲「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爲偏僥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爲之立君上之執以臨之，「重刑罰以禁之」(荀子)。這種思想是以爲有一個沒有共同生活的狀態在此狀態中是所謂

(未完)



民主政治的根本問題

夏 丹

現代政治爲了適應急遽變化的國內和國際情勢，處處需要行政效率的增強和職權的集中，於是逐漸走向集權制度。有些國家明明白地放棄了民主制度而代之以獨裁政治，有些國家雖然仍舊沿用代議政治，標榜民主主義實際上却是有名無實，政權都集中在行政部門和少數幾個行政首領的手上。因此有人認爲民主政治早已過了它的黃金時代，而現在正是日趨沒落了。事實上是否如此呢？這是有加以檢討的必要的。

一般人的看法以爲民主政治曾經有過一個普遍盛行的黃金時代，實際上這却是淺見。且慢說古希臘各城邦的「平民政治」完全是維護當時新興的商業階級利益的工具，羅馬的民主制也不過是富民政治，就是十八世紀以來歐洲各國盛行的代議政治，以及今日英美所極力標榜的民主制度，也何嘗不是只代表着少數人的利益？何嘗不是僅僅有着民主的名義而已？說到中國，則約三千年來始終沒有脫離專制政體，政權不屬於皇帝，即操於於權臣之手，老百姓根本沒有過問政治的資格，所以連名義上的民主政治也談不到。由此看來，真正的澈底的民主政治實在是從未在歷史上長期地出現過，也可以說，它始終尚未興起，那麼又何從沒落呢？沒落的不過是那種維護少數富有的利益的名義上的不澈底的民主政治，也可以說是由於獨佔資本主義發達的結果，代議政治已經不足以盡其經濟上的任務而不得不由獨裁制度取而代之而已。至於真正的民主政治則儼然還是我們所應具有的最高政治理想，也正是我們所要努力追求努力促其實現的唯一合理的政治制度。

獨裁政治之出現自有其一定的經濟背景，絕不是單純爲了增進行政的效率而產生的這一點姑且拋開不論，單就獨裁政治的效果來看，它是否真比民主制度更能產生力量呢？這問題如在兩年前的時候提出，一定有不少人會肯定地答覆「是」。但現在由於戰爭結果所示，恐怕任何人對於這個問題也不會不加思索地予以肯定的答覆了。德意敗戰的原因固非一端，但政治上的缺陷絕不是毫無關係，意大利的巴德里與政變、德國的七·二〇企圖刺殺元首事件，雖然一成一敗，却都可以證明國內政治有不健全

語言發生在遠古時代的勞動過程中，這是一件共認的事實。這個藝術的發生的理由，是人類把自己的勞動經驗組織在文詞的形式裏，保留在他們的記憶中最容易而且最長久的。這在對句、諺言、傳說——古代勞動的口號的形態，是可以找到根據的。

語言的藝術的發生是接著勞動的發展，在語言中又可看出科學

藝術

高都基昂的開始，就是人類對那阻碍他們的勞動行爲的自然，拚命的奮鬥，這事實尼可證明。由此我們可以知道，語言的藝術之發生，比一切原始宗教更早幾十世

紀是無疑的了。這個事實的證明，是可以從古人的克服狂獸與自然現象，使用咒語的魔力來作根據的。

在原始共產社會的時候，人與人之間

，相互理解與相互關懷，完全是靠着語言。並以此鼓起了他們驕矜與愉快；同時又增加了他們的勞動生產力。所以勞動的生產力愈強，人類的進步就愈快，愈勇敢，愈美好，也就是最複雜最完全

上面已經談到現代政治所應走的方向是民主集權制度，而這也就是真正的澈底的民主政治制度。但所謂民主集權制度的內容究竟應當是什麼樣子，它與以前的不澈底的名義上的民主政治有何不同？這乃是規定今後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努力的最重要因案，也就是民主政治的根本問題。

舊的文化史描繪原始人們底生活，是恐怖自然，是對自然不可知與不可解的。它把人類沉陷于自然，睡眠與死亡的幻想裏。這個觀點是像其他一切舊的科學關於人類文化進步之不正確的主要的一樣，是需要再檢討與再說明的。

我們從古代的故鄉和神話中並看不出古代人類對自然有什麼惡情。反之，他們可以看出来是叙述着對自然的征服。對於咒語的魔力，也是崇拜的禮拜和抵抗力而去克服物質和自然的。塵埃氣、污水和其餘自然的災禍，這不是被自然產生，也不是每一代提防還要那些災禍的體制對於人的恐懼。所謂非洲，澳洲及新西蘭的「野蠻人」食用和不食用法，迎了第一個歐洲人是一樣的選擇。

所謂恐怖，所謂生活的悲劇，是當人類分裂為主人與奴隸的時候才發生的；同時，所謂宗教，也就在這個時候發

人類的藝術進步以後，就是由藝術生
活便開始了。於是藝術有了知識、文
化、思想、感情、道德、宗教、政治等。

選舉組成中央與地方的人民代表機關，這種人民代表機關必須就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集中立法司法行政各部門的最高權限。於此，而把其他一切特殊的政黨機構如諮詢機關等附屬於人民代表機關的下面。選舉的具體辦法必須慎重考慮，如何使全體選民各種限制，不分階級，不分職業，不分性別，不分種族，不受財產上教育上資格上的限制，並使選舉者還要有制裁的權利與機會。並且選舉才可使全體民衆的意志反映到政治上來，那就不難找出完整的民主集權制的輪廓來。

以上所說的是關於政治制度本身的問題，也就是比較偏於形式方面的問題，但是於政治制度下面更深一層的根本基礎，那就是經濟上的問題。我們一說到要實現真正的徹底的民主政治的時候，就含有使全體人民在政治的權利義務各方面完全平等的意味，而政治上的平等却不是憑空可以得到的，它的根基乃在於財富的平等。在英美所標榜的舊的民主政治之下，名義上雖然給了一切人民以平等的機會，事實上却有著無數的不平等存在。先就選舉制度來看，選舉權多半只限於固定住所的人，流蕩者或居於慈善機關的便沒分，候選人的競選必須花費大量的金錢，這也非富者不辦，此外教育程度知識水準也有形無形地限制著選舉者的選舉能力，大部份知識低的人們就不能不受別人的指揮操縱而全無自由意志之可言，這一切都是和財富有關的，財富上如不平等，選舉和被選舉的機會便都不會平等，結果是真正有能力憑自己意志去選舉和真正有機會被選舉的只限於極少數人，同時他們還可以支配操縱別人，幫助實現自己的意志與要求，這正是代表着一些富者大財閥的利益。所謂競選和政治競爭常常就是表現着不同的大金融集團的利益的衝突，實際上和民眾本身的利益無關的。再就官吏的擢用來看，英美都以文官制度為行政機構的基礎，是財政長官的選拔和監管，而文官制度即常務官吏的系統，他們掌握了政策實施細則及預算編造的實權，並且任職長久，形成了種傳統的潛勢力，雖然他們不能決定什麼根本政策，却實際上有分配政治官吏左右政治施策的力量。這批文官是怎樣產生的呢？當然是經過考試，而文官考試就將應試者的教育程度甚至身分地位都加以嚴格限制，文官必須是特種的貴族學校訓練出來的人，同時其錄用又常須仰仗行政部門尤其是財政長官的選擇，因而這批文官便自然而然地成爲少數富者在政治上的爪牙了。這種所謂民主國家的內幕，揭穿出來是未免太煞風景的，然而事實上英美所實行的民主政治的真面目恰正是如此。這根本的撇結就在於人民大眾在財富上沒有達到民主的地步所致。財富上的民主如果不實現，政治上的民主只好徒有空名。財富上的民主如果實現了，全體人民的經濟地位自然會趨於平等，那就是說，在財產上，身分上，教育程度上，一切都是合理的政治制度而實現出來，這樣也就等於真正的民主化，是不夠的。民主的政治才能够完全實現。

藝術的功績便是能夠使奴隸的悲慘生活得到安慰者也。我們從古代民族埃及、尼亞的花瓶，古舊的金飾物，武器，雕刻；埃及，希臘，墨西哥，秘魯，印度和中國古代的廟宇的殘蹟；中世紀歐洲的教堂，東方的地盤與弗蘭陀人的毛織物等等所看到的美的藝術，正都是奴隸們自己創造出來的事實。

這個藝術的創造，就是奴隸們每日沉重的工作，起初只是爲了自己，後來便爲了所謂主人了。這些奴隸們，這些藝術的發明者是那些人呢？那便是陶工，五金工，織工，石工，木匠，木和骨的雕刻工，武器的製造者，漆工與裁縫。這就是古代的手藝人，也就是藝術家，他們用自己的能力，自己審美地做出了那些炫耀我們的眼睛的美術品。現在充滿于我們的博物館裏的東西，就是那些奴隸們的功績了。

那些藝術的日常用品之美的形式與鮮明的顏色，是什麼東西，引起人類去裝飾與作美的呢？這便是向形式完美的推進力，也就是生的推進力了。在它的根幹中隱藏着人類的慾望去開發機巧的活力。

(一)

“Stone walls do not a prison make,
Nor iron bars a cage;
Mind innocent and quiet take,
That for an hermitage”

—Colonel Lovelace

我坐在運貨車上，在三十一年十一月
下旬的一個黃昏，和其餘十幾位朋友，被
日本憲兵押送出北平鐵獅子胡同軍法會的
大門。被判決以後的心情很難割捨。我只



獄中記

周休

(9) 看見朋友們都低着頭，坐在冰冷的車箱裏。可怕，因為在一個人的神經系統已經停止作用以後，那還會有什麼痛苦與恐懼呢？
，若有所思。我自己的感情却很衝動，好像安慰自己似的低誦着 Lovelace 的詩句。

在一四〇七部隊監獄的時候，無日不希望着「軍法會審」。僅有充分的時間來估計自己的罪狀，算計應該判多少年月，那時唯一的希望只是不死便好。根本沒有考慮判我幾年是多，幾年是少。三年，很好，五年，很好，十年，很好，十五年，也好。無期徒刑，稍微長一點，但是也還

好。只有極刑，真是一個威脅。因為照我當時的想法，它的意思是馬上消滅「我」的存在；強迫的停止我所具有的一切經驗，一切記憶，一切想像。——換言之，就是解放我的神經系統，叫我自己再也不知道自己之為何物。如果天國不可信的話，前面會是一片漆黑，永遠的脫離時間空間的黑。這種不可知的死的想像真是一個威脅。我想每個犯人在他們被捕或者處刑以前，都一定會有這種想法。其實並不見得

躍的運動，和在人類自己的身體中的那強壯的和飽滿的筋力是也。這個對於人類的體力開展的慾望，在古代希臘的雕刻中已經明顯的說明了。人們知道去完成功生的愉快，健康是必要的，沒有健康也就沒有愉快。而創造新的東西，又是愉快中之最愉快的了。

作用以後，那還會有什麼痛苦與恐懼呢？可是，畢竟那是一條沒有走過的生疏的路。人類，甚至動物，對於生命的留戀有時像是要兒的不願意離開保姆的懷抱。那種頑固的求生本能很足以破壞任何崇高的理想與信念。也許因為這個，才會有人利用它來強迫政治工作者或者理想家不得不放棄他們自己的主張，極力壓制自己的高揚的精神，去求卑污的妥協和投降。

不過，僥倖這一次我和我的朋友們並

(10) 沒有一個人被判死刑。死刑雖然威脅過我們，但是目前總算離得稍微遠一點了。所以就算有人被判的年月比較多一點，也依然可以輕鬆一口氣，似乎前面又重新現出一片短短的遠景。自然地想戰爭不會有多久，自己的身體恐怕還能勉強的支持下去，於是倒反而比來被判刑的時候輕快多了。

汽車走出鐵獅子胡同，向北轉了一個彎，誰也不知道將被運到那裏。我只記得那時差不多有七點多鐘。北平依然如故。

不過長時期的牢獄生活使人覺得天幕特別高張，星星特別明亮。大街雖然籠罩在暮色裏，色澤也顯得鮮明而繁複，比起在日本監獄裏眼睛只能看到的灰褐等暗色確是繽紛迷目。偶然我抬頭一望，看見了雍和宮大街東邊幾個麵舖所掛的紙糊燈籠，給了我以至今不能磨滅的印象。藍黑色的底子上配帶幾盞金黃色的燈，上面更寫着猩紅笨拙的大字，「一切麵」，「大餅」，看來如入畫境，我甚至後悔從前竟沒有注意到它。繼而一想，在五色繽紛的世界裏住慣了的人，連感覺也會慢慢變成遲鈍，以至美景當前，拂面而過，真是可憐。因而使我悟到為什麼畫家總指示他的學生們儘量利用直覺。有的甚至勸他們把頭傾下來，由兩足中間去看倒過來的世界，以發

路現其神奇……

煮熟，它更刺激我飢渴已久的食慾。上面
「大餅」，「切麵」的字樣令我聯想熟騰
騰剛出爐的麵食，饑涎欲滴。半年多每天
吃的只是些大麥米粥，帶麩子的饅頭和帶
穀子的小米稀飯，給的又是那們少，幾乎
整天都在被飢餓襲擊着。尤其是天氣漸漸
冷起來，在沒有火的冰涼的監房內，就是
僥倖多穿了幾件衣服，也仍然感覺寒冷，
像是一呼沒升起來的火爐，外牆牆上幾
層布。於是，白白的麵條，圓圓軟軟的大
餅就在我腦子裏顯現出來，不知不覺地這
輛汽車向東轉，又轉了幾轉，回到了一四〇七部隊的監獄去。

孔的獄吏看來不那麼可怕。半年以來除了犯人的愁眉苦臉以外，這些面孔是我僅見的豐滿紅潤的中國面孔。尤其在日本監獄裏拘留一個多月，觸目盡是帶洋刀的大日本軍法會的看守，好像統治者便該是那種三島衛型，而說話不爲我所懼的人。現在看見這般鬆懈的黑衣中國官吏，倒反而覺得一新耳目，因爲說的總也是中國話，便無形中好像比較熟切。（其實後來我發現這實在是一種錯覺。）幾個月以後，聽見難友們說有人剛由日本監獄解過來時，竟有向這班中國看守，大聲叫「親愛的同胞」者，可以證明我當時的感覺。

車一直開進有日本兵看守的大鐵門。停在廊子下面，護送的憲兵把我們擡了下來。因為每人都穿著這個監獄專為犯人製定的拖鞋，踢踢踏踏的非常不便。雖則

它原來的意思是使你不能走得很快，以避免逃跑；可是這一撻却叫我們中間有幾個丟掉了鞋子，光着腳跳下車去。

除了一个犯人，其余的犯人都被赶到西边的一扇小门去。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一四〇七部隊監獄和外寄人犯臨時收容所相通的唯一

小門。也就是說走過了這扇門，我們就正式算做了「中國」機關管轄下的政治犯。三年，五年，七年，十年，長時期的生涯

就都要在這邊慢慢地咀嚼過去了。

第二步手續是捺手紋。以後住久了我才知道入這個監獄的犯人必需捺手紋兩次。第一次當然是入獄；第二次却有兩種不同的可能。一個是釋放的時候；另一個則是死亡的時候。活着出去的人總是驚喜地用顫動的手指捺出倉促的印記，快活地要去會見來接他的親屬或朋友；那些受不了



苦難，終於不得不脫離這不公平的塵世的人。則是在死後被強迫地把膚黃色的枯瘦手指印到指紋單上。當我在監獄洗濯科作工的時候，病監恰在我們工廠的背後。往往在聽見幾天逐漸增強的痛苦的叫喊之後，那全一聲會忽然歸於沉寂。接着就會有一個看守領着一個在監人由我們工廠經過走到病號去，那在監人手裏拿的就是印指紋的油印滾子。黑烏烏的顏色寂寞得可怕。活的，死的手指不知由它滾過多少次印到紙上，做了一軍律違反犯人們的雪泥鵠爪的記錄。

按完手印以後就是釘腳鐐。那是差不多有二尺三四分長，三斤重的一付鍊子，是每個犯人必具的標識。中間有五個或六個長環，兩邊有圓形的環為的是套在兩支腿上。圓環是用鐵釘釘死的。這掛鍊除非磨擦着我的腿部，不知道它會整日整夜地

捲死亡或者釋放。我們釘鍊的時候差不多已經完全黑了。在一個極高敞的大屋子裏，後來我知道那就是白天有一百多人在那裏工作的工廠。所裏的人簡稱之為「大底工」，因為它是一所納鞋底的工廠。在那間非常黑的廳堂內只有看守和一些帶着腳鐐的在監人給我們「砸鍊」，我記得非常清楚，那時「大底工」的電燈並沒有開，只用幾盞極小的紅玻璃油燈照着工作。砸鍊的人是「鐵科」做工的在監人，非常熟練的給每個人把這束繩加上。我已經是十幾個應該砸鍊的人中較後的一個。那看守呼喝着叫我坐在小凳子上，然後命令我把腳放在一個鐵砧上面，我看見那位鐵科的朋友順手揀了一掛五個環的鍊，很自然的用鐵釘替我釘牢。在燈光下他筋肉發達的臉，嚴肅而沈靜，像執法吏一樣找不到絲毫表情。這種情景逼得我不得不把視線轉移到別處去。抬起頭來，我發現原來這所大廳的高牆四面都有玻璃窗，外面的月光恰好射進來。並且隱約可以看見天際明滅的繁星。這樣，使我的心情在嘈雜的呼吸以及鐵鍊的丁丁聲中得到了一刻極短促的平靜。我想起廣德墓碑上面所說的天上青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一句話所以由來的原故，於是，我又更多的忘去了目前的苦

痛。這樣陪我多久。站起來以後，更感覺它的沈重與累贅，想不出有什麼法子能夠擺脫它。像作夢一樣我拖着它一步一步踏到那已經砸好鍊的一班朋友們的隊伍中。幸而在這個時候，我發現了幾位先我們來受難的朋友，他們的腳鐐中間用一條細繩繫在一起。走來走去，非常自然。我想呆久了，住慣了，我會和他們一樣的，心裏就不會再拿這當一回事了。原來這些在監人都已經認爲可靠，叫他們出來幫着做些事的。他們來來往往，拿衣服，拿單子，非常忙碌。

然後有一個胖胖的看守出來給我們講話。他說的不外叫大家守規矩的一些話，不過附帶地他却聲明了兩件使我們最爲高興的事，那就是每五天我們可以買一回菜，再過一星期可以和個人的家裏通一封信。



。知會家屬來接見。

說完了話就把我們帶過一個木柵門，過去兩邊都是面對面的房子。看守們把我們大家都關到一間屋裏去。我們有的坐在木板的坑上，有的隨身就坐在地下。

安靜一會以後，我才發現這間屋子就是這監獄的所謂監房之一，也就是我正式牢獄生活的頭一次住所。一個大木坑差不多佔了全屋二分之一的地方，上面只鋪一張蓆，坑上有兩面大鐵窗。右邊的牆上貼着一張「在監人選守事項」，字跡非常小，左邊的牆上有一盞和鄰屋共用的燈，這牆只是一塊木板，上面開的一塊小方洞正好放置電燈，兩面都可以照得着。左牆腳上放着一個二尺來高的木桶，上面的蓋子已經破裂不堪，原來就是便桶。

過了一會，一個看守把門上的鎖打開了，放進兩個帶鎖的人來，他們是送飯給我們吃的。我們看見每人能分到一小碗白菜湯和兩個黃澄澄的窩頭，非常興奮。因為我們不但一直在餓着；就是今天也不過只在早上八點鐘以前用了一碗小米飯。看見了這種食糧當然都狼吞虎嚥的吃了下去。

吃了飯，有一個看守跑到門窗前面來，隔着鐵窗叫我們不要彼此交談。我們中間就有幾個人順便和他攀談起來。大約因爲我們都是些知識分子；穿的衣服雖則破爛，但是仍舊可以發覺原來並不是如此

破的。所以他的談話頗爲客氣。他勸我們

要守規矩，將來不難遇到假釋放或者減刑的機會。並且告訴我們由中原公司和賄賂一些著名漢奸的犯人都在這個監獄裏。

然後他叫我們躺下睡覺，每人的頭都要向外，不許蓋起來。因爲我們有十幾個

人，所以有的是睡在地板上的。

這一天總算又過去了。想起今天早上還在東邊的日本監獄裏向壁坐着，不禁有人世淒凉之感。

這時，整個的監獄都陷在沈默中。只是偶而聽得見鄰屋幾聲乾咳和輾轉反側，不能入睡者的輕微的唉息，以及他們翻身時腳下的鏘響。

我知道我同房的人都不能安心入睡。有的人在極小心的切切私語，我却隨便和左右的人偷說了幾句話以後，閉上眼睛，希望自己的精神能够鬆弛一下。

但是這個勢力終歸失敗。我又睜開了眼，正看見窗外一片漆黑，好像在象徵着不可知的明天的命運。我的腦筋反而更清醒，更活躍。它獨自奔跑着不停的往前想，想……

於是，自從我被前中軍曹帶到憲兵隊以後的一天一天的生活又像影片似的重新

(未完)

主張的賓館如何，未曾目睹，但相信一做慣了奴隸的我們，不便擺脫。但其實，甚至哭哭啼啼，走到原來主子跟前，也難說。這證明：勒逼口供，凜凜冰，殺頭，

我遇見她的時候很少很少。尤其在這次散步時發生的事情以後，我們的見面是更少了。實在，在這個城市裏，簡直沒有她的踪跡。但是四年以後，我在汽船上看見了她，她是從普爾沃斯基村避暑回來往城裏她的丈夫那兒去，現在她住旅館中，但仍舊是那麼年青；脖子上帶着一串風的金項鍊，和一個美麗的大領花；她穿着時髦的而又美好的衣裳，顯得她是越發美麗和豐滿了；像那無憂無慮的快樂的古昔金人在熱帶的古非利沙地方所售賣的用羊皮裝着的高加索酒一樣的美好呀。

她先嘆了一口氣。當我們親熱地談起話的時候，她又回想起過去。她說：「唉！我嫁了人了，和……傍晚，好看的雲霞和太陽的光輝映射在水裏，遼遠的藍色的北方在汽船跑過去以後，留下寬闊的紅色花邊的波紋。」
——我已經生了兩個孩子了，現在懷着第三個。
——她說着，像工人在誇耀着得意的工作。在她的膝頭上放着一個滿裝着杏子的布袋。
——啊……告訴你吧？——她的黑眼睛是親切的溫柔的笑着看我。——你還記得嗎？在草堆的夏夜裏，倘若你勇敢的吻我……我已經是你的太太了……因為我愛你。但是，
——你免一聲不響地跑去喝水。哈哈！你作祟啊！

——那時，我自己命令我自己照着書上所寫的去做，像聖經支配着虔誠的教徒一般。在那樣的時候，必須先去取水，如果我要吻你，也得在這個工作做完以後，等你睜開眼睛叫着說：「啊！我在那兒？」

她微微地笑了。她有所思索地說：

——唉！因為那，我們不幸了。我們的生活，難道要全照着書本寫的那樣嗎？人生是廣闊的！書本誤了我們的幸福……人生完全不像書上寫的一樣啊！……

你說對嗎？

她說罷，從布袋裏掏出一個杏子，慢慢地擦了擦，微微笑說：

她隨手把那個杏子拋到船邊去。——我看見那杏子落了似地在水沫裏淹沒了。
我沉默着，一聲不響地靜靜地瞧着岸上的沙子；還有遠處的染了金黃色的草叢。
草船彌在沙灘上，像一條大的死了的魚一樣；在金色的沙子上罩着孤寂的影。在這
場上的草堆的影，使我憶起了她的比喻：『像阿非利加的大平原。』——誰形

——鶴鳴志！鶴鳴志！
我也是很誠懇地謝了她的。但是我的心裏似乎丟失了一件東西。

一粒白色的夢

M. Gorky, Sobranie Sochineniy

這些，不在話下。且說，辦完了，死者，血肉股然，生着精光力竭，這才整衣，修容，安然跨上靈座，一齣得意，自不消說。然後，祭奠，應大，以充爪牙，以為耳目。如敢悖學講非，一迎一吓，則不分晝日戰友，舊年兄弟，一概格殺勿論，但必得剩些「合用的百姓」，昭告天子，以示忠厚。因爲他們絕不「一打，腰懷」。年月一久，舊日創痛平復，往昔血流鮮紅的砂土，現在已長出美麗花草，僅有時人稱美要贊美「沒有仇讐也沒有朋友」了，沒有歡樂也沒有悲愁，也並非無因的。其實，與世無爭可表示活潑，但尚不足，自己的清白，這比如：「請君兩忘形」，並不一定要算好兒孫，一帆無二。時代，在前進着。它決不容許歷史事件的複製。腦袋敗於屠刀，四肢散於火光，黑暗一角，却壯烈如晴空，是得仰的。

內麻當做般藥，無非打臉驗兒充胖子，以

世界科學之大興革
原子弹彈之「原子能」的發展史

鄧光新

關於此次美國的轟炸日本廣島長崎二市之原子弹彈的一切，近雖有人已在報端雜誌上做種種的論斷，但美國所使用者，究爲如何性質，只有於其使用效果上作推斷，不特國外，即其國內，亦不明其真實內容，吾人今僅就其「原子弹」的發展史，略介紹於下：

福尼亞大學物理博士勞倫斯(E.O. Lawrence)大師用游子多次重複的經過一定之電力場以增進其速度之方法創造重五〇噸之人工原子破壞機(Cyclotron)而獲得諾貝爾獎金。

物性射放現發之質

性發見後不久居里夫人(M. curie) (一八九八)復自摩青礦石(Pitchblende) 中，經極繁複之手續，分出新原質鈾(Radium)。其放射性，較鈾約大一百萬倍。是後，各種富有放射性之新原質如針，釔(po-sonium)及銳(actinium)等次第發見。今日吾人所知之放射質，已有四十種左右，其中多為原子量較大之原質，惟鉀(potassium)與鋯(beryllium)亦在內。

元使工人素變轉

破子原工人
明礮之機械

一九一九年英大物理學家盧瑟福(Rutherford)用Rac. 所放出之α粒，射擊氮核 N^{14} 上，有高速度之質子發生，剩下穩定的氮核 N^{15} 。這便是人工使元素轉變的一次的發現。

彼時世上不少物理家之視線漸集到利用射擊引起原子核的轉變的研究上，但用天然放射體所放出的各種微粒，他們的能量對於這種工作是不足的。非製造高能量的質粒充作射彈是不能推進元素轉變。於是在一九三〇年美加利

繼之在德國柏林威廉皇家學院 (The Kaiser Wilhelm Institut) 我國核子物理學家王普博士，在彼四年，及該院長德人韓 (O. Hahn) 與其助手斯塔曼氏 (F. Strassmann) 研究結果發見，打擊鈾後，生出鋤元素來，當時不敢置信，無法解釋。其理由，以為係用質不純而致，未敢發表，其屢試不爽，終於一九三八年十月間發表於世。結果被德國社黨逐出而避居瑞典，信奉猶太教之奧籍女核子物理學家麥提納 (Lise Meitner) 教授，與波爾學院之符瑞適 (O. Frisch) 之解釋，並根據波爾 (Bohr) 之「液滴模型」，認爲鈾經衝擊後分裂成二裂片，鋤即其一，並計算分崩時所放出之能量，約爲二兆兆電子伏特。一確核完全炸裂時，可抵二千

在一九三四年會獲得諾貝爾獎。而信奉猶太教之意大利物理學家費爾米（E. Fermi）利用中子打擊自鍶至鉬之原子核，使裂變分裂開來。而打破原子不利用中子人力能使原子

Meyer)利用游化室，從壓縮振波器中，可見其裂片游化之強弱，而推定其能量，履現此曠世之奇觀(圖一)。

連炸
環裂
反應不
止

人砲聞，實驗者均罹危境，但事實上，不然，厥因普通所用之鈾太潤，其乾燥乃依鈾中所含能產生「連環反應」(Chain reaction)之核，多寡而定，此連環反應即中子射擊核後，仍繼續發生中子，輻射遞增，應不絕，此次轟炸廣島所以事後無人敢調查者，

萬磅最好炸藥之爆力。自此証實後，各地學者均紛從之。一九三九年一月五日，集世博會在華盛頓舉行，開物理化學研究會，並在內召開美京華盛頓大學及卡奈奇研究院，於此亦參加。當時我國王蔣博士，即趕到會場，聽聞此消息，甚為興奮，即刻起立，向會場大聲說：「中國科學家聞知核彈，實為一大喜訊，時波爾教授尚未到場，我即刻趕去，見白發表，嘗

